

DOMINICK DUNNE 著
施寄青 譯

兩個 葛維爾太太





皇冠
CROWN

〈註冊商標第173155號〉

皇冠叢書第一二五七種
當代名著精選之二九七

兩個葛維爾太太
The Two Mrs. Grenvilles

原著發行日期及版次：第一版1985

原 著：Dominick Dunne
譯 者：施寄青

發行人：平 鑫 濤
出版者：皇 冠 出 版 社
 台北市第3300號信箱
 郵撥0010426—9
 電 話：7168888

登 記 證：局版台業字第1059號

編譯委員：張 時·彭中原·茅及銓
趙簡心·雲 菁·陳昱萃·余國芳
林靜華·林少岩·种衍倫·施寄青
湯新華·麥倩宜·姜恩娜·謝瑤玲

主 編：麥倩宜

策 劃：施寄青·余國芳

美術設計：李純慧

校 對：曾美珠·劉秋娥·鮑秀珍

印 刷 者：皇冠印刷有限公司
 台北市西園路二段140巷49號
 電 話：3061972

初 版：中華民國七十五年 七 月
著作權及版權所有·盜印必究

本書定價：新台幣130元

DOMINICK DUNNE 著
施寄青 譯

兩個 葛維爾太太



DOMINICK DUNNE 著
施寄青 譯

兩個 葛維爾太太



當代名著精選 297

兩個 葛維爾太太

THE
TWO
MRS.
GRENVILLES

DOMINICK DUNNE

施寄青譯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主要人物表

愛麗絲·葛維爾 (Alice Grenvilles)

—— 比利·葛維爾之母。

安·葛維爾 (Ann Grenvilles)

—— 比利·葛維爾之妻。

比利·葛維爾 (Billy Grenvilles)

—— 安之丈夫。

黛安莎·葛維爾 (Diantha Grenvilles)

—— 爲安之女兒。

布拉賽·白利克 (Bratsie Bleeker)

——爲比利之好友。後爲人鎗殺。

芭比·范狄根 (Babette Van Degan)

——爲安之好友，同爲風塵出身，躋身紐約上流社會。

凱凱·沙漠特 (Kay Kay Somerset)

——爲安之朋友。

貝西爾·普藍特 (Basil Plant)

——作家。



第一部

房間內充滿了盛放過的玫瑰濃郁的香味。粉色的花瓣紛紛落在光滑的書桌上。玫瑰形燈罩的燈是點亮的，同樣色調的窗簾是拉上的。床上有人躺過，但玫瑰色的床單仍然是平整而未拉開的。朱紅色的鐘由於太久沒上發條，早已停了。收音機也因開得太久而走調了。

躺在地板上，面朝有玫瑰花邊的歐布桑（法國中部一城鎮，以產花毯聞名）地毯的是個金髮女人，穿著花邊的緞質睡衣。她死了，死了不只一天，也許有兩天之久。

如果她還活著的話，不管你是否會問她，她都會告訴你那個放玫瑰花的中國花瓶一度是瑪格達·露皮斯卡的，那個書桌是瑪莉·安東尼的，那個朱紅色的鐘是巴伐利亞的藏國王路德威格送給奧國的伊莉莎白皇后的。那條歐布桑地毯是比利時國王送給墨西哥的卡洛姐皇后的。她們都是命運多舛的女

人，不像她過得這麼放縱。

死去的女人名字是安·葛維爾，臥房牆上掛著那個聲名狼藉的西班牙畫家薩爾瓦多·達利替她多年前畫的畫像。玫瑰色畫布中的她正向外凝視。當年，她曾爲了這幅畫，與達利交惡。

她的死訊在報上並不顯著。如果你沒看到紐約時報A版德國總理辭職的新聞，這段新聞一直繼續到最後一頁D版，以及其後有關商情和股票市場的報導，你很可能會錯過，因爲她的死訊是登在那兒的。上面只登了她的名字安·葛維爾，還有去世的字眼，短短幾行，很容易錯過的。

如果再想一想，訃聞登在這兒也不足爲奇。這一定是應愛麗絲·葛維爾的要求。何況這也不是她第一次打電話給報社，要求對方這麼做。高齡九十的愛麗絲·葛維爾目前還是葛維爾家族的一家之主，她一向覺得她家的新聞太多了點。

新聞上說，安·葛維爾被人發現死於她位在第五街的公寓中。上面還說她是威廉·比利·葛維爾的遺孀，黛安莎·葛維爾之母，慈善家愛麗絲·葛維爾之媳。據說她有心臟病，現年五十七歲。一九五五年的殺夫嫌疑業已澄清。

她並非五十七歲，在她聲名最狼藉的時候，也就是她四十歲那年，她竟宣稱她是卅二歲。

『葛維爾太太，安·葛維爾太太，』船上的服務生喊著，他一面沿著甲板走，一面敲鑼喊著。『葛維爾太太電話。』沒有一個人轉向她。太多年過去了，船上沒有一個人記得當年生活雜誌稱為『世紀鎗殺案』的事件。

我是在她死的前幾年遇見她的，是在一艘往阿拉斯加的輪船上，這也是她多年來第一次坐船。早已在社交場合中銷聲匿跡的她，即使在船上，也是一個遁隱的航行者。不像早年的安·葛維爾，她不再是宴會的中心，她不只是從宴會中退隱下去，而且從生活中退隱下去。

我看到她時呆住了。她一度美麗的臉龐，也許因酗酒的關係，早已不復昔日的美麗。跟一些整過容的中年婦女看來很像。苗條的身段發福不少，金色的頭髮沒那麼光澤了。

但她仍富有一股魅力，也許這股魅力是繫於對她的回憶，當年她在舞台中心時我還年輕。她的衣服昂貴，式樣簡單。她渾身上下彌漫著一股香水味兒。她的首飾大部分是金的，只有一只青玉和鑽石戒指，切割和鑲嵌的樣子都像好幾代傳下來的。她正在看書，做針線。她一直眺望著奧勒崗和華盛頓的海岸，抽著煙，深深吸著，把煙蒂扔進海中，沒跟任何人說話。

『我希望不是壞消息，』我經過她的椅子旁說。

『什麼？』她問。

我當然從一開始便知道她是誰，當坐在我旁邊的蕭泰爾先生問我是否認得她時，我只說她的樣子